

主编:文天心  
责编:董云平  
执编/版式:毕诗春  
美编:倪海连  
投稿邮箱  
hljrbbsc@163.com



请关注龙头新闻App  
文旅频道·妙赏专栏



# 走进柯尔克孜民族村

□秦勇

柯尔克孜族民俗文化旅游景区隶属于黑龙江省农垦总局齐齐哈尔分局富裕牧场。该景区,被认定为齐齐哈尔最佳特色旅游景区、黑龙江100个最值得去的地方、国家AAA级旅游景区。在这片古老而充满魅力的土地上,凭借着其独特的自然风光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着国内外众多游客到这里观光游玩。这里如今被誉为黑龙江柯尔克孜族民俗文化旅游第一村。

## 水墨画长廊讲述《玛纳斯》史诗

进入柯尔克孜民族村,一条南北走向的笔直宽敞的水泥路,两侧长满了高大的杨树,像一道天然的绿色屏障,将住宅区与旅游区一分为二,路东是旅游景区,路西是居民住宅区。

我们的车行驶到黑龙江北侧停下。黑龙江东西走向,远看就像横卧在乌裕尔河北岸的一条巨龙,岗上长满了榆树和野草,树丛中有一座水泥制作的假山,假山上雕刻有一条黑色的龙,称作小黑龙,美丽而神秘。民间传说这条小黑龙看到嫩江平原十年九旱,就从小兴安岭开始拱,一直拱到嫩江平原,拱出一条弯弯曲曲的乌裕尔河。从此嫩江平原就风调雨顺,人们开始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

史料记载,《玛纳斯》作为中华民族三大史诗之一,讲述了柯尔克孜族民族英雄玛纳斯和他的子孙一共八代人为了民族的独立和振兴而不断抗争的故事。对着黑龙江就是《玛纳斯》水墨画长廊的南进口,这是一条古香古色曲蜿蜒的长廊,宛如一条纽带。长廊棚顶有一段段间隔,间隔的横槛上都有一幅《玛纳斯》史诗水墨画,每幅画下面都有文字说明。沿着文化长廊漫步,似乎走进了时间的隧道。游客们在长廊中驻足,品味着那些故事和历史。

文化长廊是个匠心独运的杰作,它用独特的方式向人们展示了《玛纳斯》史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

长廊的北出口不远处,有一座柯尔克孜族东迁纪念碑,碑的设计别具一格,一位老人扬鞭赶着一挂马车在东迁路上飞奔,车上还有一只展翅飞翔的雄鹰,那是柯尔克孜人驯服的猎鹰。这个纪念碑让我们感受到柯尔克孜人东迁时的艰难。碑的基座圆盘直径为14.73米,象征着建碑那年黑龙江省居住的柯尔克孜族有1473人,基座的台阶宽27.4米,象征着柯尔克孜族东迁至建碑年已经有274年,台阶高27.6米,象征着当年东迁到这里的276人。雕塑中的马高2.007米,象征着建成于2007年。这哪是纪念碑啊?这分明是一本厚重的历史教科书。

## 民俗馆诉说悠远历史

我们来到坐落在旅游景区北侧的柯尔克孜民俗馆,民俗馆是一个砖瓦结构的仿古建筑,南侧墙壁上雕塑着飞凤、仙鹿、天马等各种动物的艺术图案,把我们的思绪一下子带入到民俗馆的画面之中,让人不禁想要一探究竟。

走进民俗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大型雕塑《七千里路云和月》,旁边有一幅东迁示意图,生动形象地展现了柯尔克孜族东迁时的历史画面,有着强烈的艺术魅力。

民俗馆的展柜里,展示着大大小小的老物件,有弓箭、长刀、扎枪等兵器;有老式犁杖、木轱辘车、点葫芦等劳动工具;有旱烟袋、锥子、顶针等细小的生活用品。这些老物件大部分都是当地村民留存并无偿捐献的。细看,每个老物件上都挂满了岁月的痕迹,每一道裂痕都在诉说着悠长的历史。

民俗馆还展示着三种乐器,其中有一种乐器叫库姆孜,这种乐器我从未见过,它的形状和琵琶相似,据说这是柯尔克孜族最传统的民间乐器,演奏旋律悠扬动听。

民俗馆还展示着上百件刺绣品,都是柯尔克孜人的杰作。刺绣品色彩清新、线条精致、技艺精湛,令人赞叹不已。

这些老物件都是在岁月的流逝中沉淀出的一种民族文化的物证,是柯尔克孜人的精神命脉,是柯尔克孜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史料。

走出民俗馆,看到一座座红瓦白墙的柯尔克孜民族村新居,在绿意盎然的树木衬托下,形成了一幅村容整洁、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丽画卷。



《玛纳斯》水墨画长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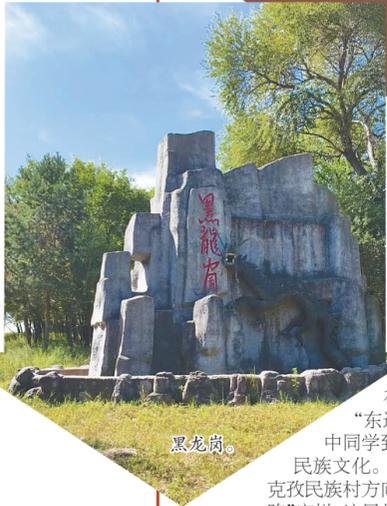
## 柯尔克孜民族村的“东迁节”

柯尔克孜民族村位于富裕县城东,距县城不足15公里,南邻乌裕尔河,是一个具有百年历史的老村。过去一直叫七家子村。由于这个村居住的大部分人都是柯尔克孜族人,1960年被重新命名为柯尔克孜民族村。

在“柯尔克孜族东迁节”(以下简称“东迁节”)即将到来之际,我和几位高中同学到柯尔克孜民族村体验那里独特的民族文化。当我们的车离开305省道,奔柯尔克孜民族村方向行驶时,车的导航器显示出“东迁路”字样,这显然是为了纪念柯尔克孜族东迁而命名的一条路。

车在路上行驶了几公里后,前方出现一座风格独特的木制大门,上面写着“黑龙江垦区柯尔克孜民族村”。门的上方造型别致,并排扣着五顶圆锥状的红色帽子,每顶帽子顶部都有个小圆珠,宛如清朝官员们戴的官帽,它在告诉游客,这里的柯尔克孜人是清朝时期迁过来的。

据《富裕县志》记载,清代雍正十一年(1733年)柯尔克孜族头人博霍依、巴岱率领同胞们,于阴历四月二十八日从新疆出发,披荆斩棘,历尽艰辛,毅然东迁,于当年八月初二抵达齐齐哈尔,总计276人。后来大部分人定居在富裕县的五家子村和七家子村。为了纪念这一历史事件,弘扬民族文化,2009年,富裕县委、县政府将每年的8月2日设立为“柯尔克孜族东迁节”。每逢“东迁节”,柯尔克孜人都举行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



黑龙江。

## 沾河掠影

□墨凝

沾河,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沾河位于黑龙江东北部,地处小兴安岭北部,跨五大连池、孙吴、逊克三市县部分区域,沾河湿地是国家重点自然保护区。

时值盛夏,去沾河参加一个文化活动。抬头仰望,瓦蓝瓦蓝的天空、悠闲自得的白云、悦耳动听的鸟鸣……所到之处皆是美景,纵横交错的河流、形状各异的湖泊、叶片翠绿的天然林、挺拔的红松母树、美少女似的白桦。车子在绚丽多彩的空间穿行,身心沐浴着大自然的辽阔与神圣。

车子在二号大桥上稍作停留,大桥飞跨沾河之上,汛期已过,但桥下的流水依旧激荡丰盈,河岸草木葳蕤。向导告诉我们,还有一号大桥,三号大桥横跨沾河两岸。这三座名称简单的大桥始建于上世纪60年代末,一度承载着林区的创业史,最初这三座大桥上行驶的是蒸汽小火车,小火车汽笛声不分昼夜,山里山外穿梭不停。

我爷爷年轻时曾经在小兴安岭当过伐木工人,那时叫“倒套子”,伐下的木头要马拉人拽拖下山,然后归楞一起装小火车运出去,支援全国工农业建设。爷爷会很多“倒套子”时唱的歌。爷爷下山后时不时也会哼起号子,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还记得一些:“大伙伙呀,加把劲啊,嗨哟,别想家呀,照直走啊,嗨哟,嗨哟。”爷爷说,很多歌词都是现侃现编的,合上拍子就中。正儿八经的歌词,很少。

后来爷爷在抬木头时砸伤了脚,被迫下山接受治

疗。至今我还保留着爷爷在汤原中心医院养伤期间与医生及几个病友的合影。后来父亲追着爷爷的足迹,也上了小兴安岭。父亲当年是个文艺青年,上山时顺便把一把二胡也捆进了行李,以为休息时可以拉一曲。可那年山里太冷,时刻离不开狗皮帽子棉手闷子,手冻得不听使唤,二胡怎样背上山,又怎样背下山。下山时父亲还带回来一个特别的纪念品,纯天然菜墩——大约十五公分厚一摞粗的一截圆根木,一圈一圈的年轮数也数不过来。菜墩用了十几年,中心渐渐凹了下去,母亲还舍不得扔。不知道爷爷与父亲,是否也走过一号大桥、二号大桥、三号大桥这通往深山的必经之路。

望着桥下流水,思绪万千。向导告诉我们,沾河来自满语沾别拉,沾为急流,别拉为河流的意思,整个翻译过来的意思为急流的河。沾河,下午的阳光干净且充满力量,时而舒缓时而湍急,生生不息贯穿在小兴安岭这片神奇的大地上。

沿着颠簸崎岖的山路,抵达红松母树林时,我被红松母树的高大与挺拔震撼了——“何当凌云霄,直上数千尺。”仰头望去,树冠就像一簇簇利剑呼啸着直冲天,树干粗壮苍劲,树皮皴裂如鳞。行走在空气清新的松林中,似进入一个古老的神话,地面上一层褐色的松针与纤细的小草,使脚步不敢轻易落下,生怕踩坏了这绵软的如编织的松针毯。红松母树林特有的味道,芬芳馥郁沁入心脾。路旁一棵比腰粗被风折断的红松母树,静静地躺在那里,即使倒下了,也掩盖不住它宁折不弯的品质。如横亘在大地上的桥梁,像睡着了的巨人。松

的高洁让我忽然感到自己的渺小,“嗨哟,嗨哟……”恍惚中我仿佛听见了父辈的号子,从远方传来,那一刻我竟然情不自禁热泪盈眶。

山里的路很难走,正因为这样,才使得这片湿地保持着原生状态,据说曾经一个来自南方都市的客人,到了这里直喊醉氧,这里的空气,就像过滤的纯净水,不掺一点杂质,被称为北方的天然氧吧。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驱车赶往嘟鲁河,嘟鲁河是沾河众多支流中的主要支流,嘟鲁河就像一位醉了的书法大师,挥毫泼墨一路狂草:“飘飘雨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河流在峭壁中飞扬,在垂柳下闪现,在黑桦林间婉转……我甚至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语来形容它粼粼波光之秀美、洒脱豪放之姿态、左盘右叠之灵动。嘟鲁河周围布满星星点点的小湖泊,眼形、蛇形、葫芦形、月牙形……大大小小的湖泊又似多姿多彩的拼图,构成了沾河湿地独有的风光。

静静地伫立在嘟鲁河边,除了周围荒野中传来的虫鸣,可以清晰地听见河里鱼儿咬草根的声音,跃出水面的声响。这一切是那样的熟悉,又是那样的遥远。一条机动巡航船,箭一般从眼前穿行,船尾拖起一条长长的白浪,翻滚着沉浮着追赶着……大潮之上,飞驰的是时代的快船!

落日余晖中,我们开始返回。就像读一本书,我感到刚刚翻开扉页,就合上了。借一斑以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虽然沾河之行在浮光掠影中匆匆结束了,可留在我心里的东西,将在我的生命中永远郁郁葱葱。



舒爽夏日 走笔龙江  
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与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举办

## 魂牵梦萦 汤旺河

□丁昕

家乡的汤旺河总是在梦里发出邀请,让我到河边坐一坐。

它是一道秀美的流水,兀自穿行小兴安岭其间,信步于四季。居于水系发达的江南的朋友在春季来看时称它为“溪”,她说这话时直摇头,一副不屑的样子。但是,她告诉我一定要珍惜眼前的家乡河流,因为她家乡的大河早些面目全非,如今正在恢复往日的模样。

我曾在苏州教过五年书,有时忍不住在语文课上向学生们描述汤旺河的美好样貌。暮色淋下来,为汤旺河洒落一川光斑,小伙伴们依偎在它身旁玩耍,闪闪发光的水珠跳动着、歌唱着……碧水丹山的图景里或立或坐或跑或跳的剪影总有一个属于少年时期的我。而这河也像一个个闲散的少年,一路迤迤西行,最终注入现代作家萧红魂牵梦萦的呼兰河。我与萧红都是一条河流滋养的生命啊。在呼兰河的上游,汤旺河这个名字像是蕴藏了许多愿景,被她滋养的林区的在她的怀抱里日渐蓬勃。从三四月月份开始,她有了腰身。它很细,阳光下,它是黑土地庄重的衣襟上一道耀眼的丝线。它绝对漫长,我曾骑车追逐它整整两天,也没有弄清楚它的归宿。年少时的往事都是含糖量很高的,不管它有水没水,哪怕是冰冻三尺,我几乎每天都要到它身边玩耍。



汤旺河及周边茂盛的植被。

久别重逢的鬓帖总是在我外地求学、工作归来后,到它附近坐一坐,走一走时才能感受到,就好像皱在一起的愁绪总要汨汨径流漫过,方能渐渐舒展平整。水流过塔头甸子的淙淙响声让我意识到它的存在,我发现它的时候,它安静地镶嵌在一望无际的草丛里。岸草纷纷倒伏在水中,根部紧扯着岸边松动的土。力不从心的,就任水流挟着,跟头把式地流成水草。水是清冽的,透着寒气,盛夏的阳光照到了水底,却不能暖热我的心。

其实在黑土地上,这样的流水多得是。只要你愿意深入丛林草甸,它们常常会冷不丁从脚下冒出来。对于大地,它们谈不上雪中送炭,却称得上锦上添花。黑土地并不缺水,缺水的土地叫做沙漠。南方人习惯用粗犷、豪放这样的字眼,用以形容北方的千里沃野,大气归大气,却终究脱不掉空阔无垠的寂寥。当满眼都被清一色的山原林莽塞满的时候,惊叹之余,你会觉得太满了。当时,一道亮晶晶的流水裁开浑然一体的旷野,天宽地阔的北国就增添了具象鲜活的气质。譬如茅兰沟躲在山林间,却难掩秀美与苍翠,狠狠地为我的家乡争了一口气。

汤旺河把伊春市裁成若干版块。沿着它探究河流的走向,我会接受天地灵秀的恩赐。河水是温柔的,在坚持方向的同时,对障碍表现出了应有的尊重。那些个山峦与汤旺河是亘古的朋友啦,汤旺河气定神闲地走在群山之间,催生亿万茂林丰草。河水是有情有义的,不会无缘无故横冲直撞。没有强力作用的时候,它因时就势。如果人们硬要去给它改变一下流向,它说不定就会勃然大怒了,发起疯来的样子着实不美。

世界上没有一条河是直的。河流是大地的血脉,要蜿蜒曲折,要回环往复,把营养送达生命肌体的每一道经络。汤旺河总是以散步的方式去生长,喝水长大的孩子心里装着它游四方,梦里梦外都是灵秀。

本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航拍沾河。